

● 张彦平 著

情报追逐战

QING BAO ZHUI ZHU ZHAN



● 明天出版社

情报追逐战



情报追逐战

张彦平 著

明天出版社

1990年·济南

战 逐 追
张 彦 平 著

*

海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25印张 216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332—1124—3

I·208 定价：3.50 元

目 录

引 子	1
1 国际情报情不明	5
2 神拳队初遇敌兵	15
3 尸横枪急人无踪	28
4 飞兵偶闯军火库	41
5 战恶少两英相会	56
6 神剑客破围临危	73
7 纯阳宫入妙论道	88
8 深夜里勇士被擒	101
9 莽小姐智结情丝	113
10 假小子巧试勾魂	127
11 闹武馆群魔相斗	143
12 日伪酋毒行诡计	157
13 弱女子挂帅征战	171
14 神球手大败日兵	185
15 探虎穴双英失踪	200
16 斗追敌人犬相逐	215
17 双艳大闹御料理	231
18 犟汉小过领袖瘾	245

19	鏢手哭街得情报	260
20	队长施计赚伪酋	279
21	日军密解赴京犯	293
22	烈焰烛天英雄胆	306

引 子

金代有个会武功的人名叫王哲，号重阳子，即世传的重阳真人（道人），在山东东部的昆嵛山烟霞仙洞，创建了全真教，把原来的道教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他力主修命，命即气也，即人之寿命。要达到这一步，就要内炼丹气，外强身体。《道经》上也说：“我命在我，不在于天！”也就是说人要战胜自然力，从而役使自然力。这颇能体现中国古代传说中英雄刑天的伟大精神，因而信从者颇多。他最著名的七大弟子，即全真派的七真人有：邱处机、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邱处机，他以后又在龙门山潜心修炼，创建了龙门派，自此道教风靡天下，连那成吉思汗也想一聆教诲。邱处机为了教化成吉思汗清静无为，停止杀伐，不远万里，凭着一身的绝技，穿过飞鸟难越的漫漫大沙漠和巍巍的昆仑山，来到雪山，使那位武夫皇帝见了大惊不已，以为仙人自天而降，连忙呼拜为“神仙”。道教虽以后屡遭取缔和镇压，但他们所创之武功，仍代代在民间流传不息。

邱处机死后四百年，外族入侵，天下大乱，他的同乡山东栖霞人于七，深得嫡传秘功，曾带领同道者和家乡人民，两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四处攻城掠地，把个顺治皇帝老儿弄得坐卧不安，一会儿派重兵围剿，一会儿又虚情招安。起义军转战数年，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于七息影在山东海边的崂山上清宫，待机义旗再举。可惜“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所能移也！”清朝统治已固，义士云散四方，泼水难收。后，于七年迈，自知今生壮志难酬，郁郁成疾，临终前，扶病步出山门，自一方千钧巨石下，取出当年横行天下，令清兵望而丧胆的宝刀，那刀虽有些许尘蚀，却依旧寒气逼人，壮士望之不由泪如泉涌，仰天长啸一声，对刀连呼三过：

“老夫负君一生啊！”

呼声令万籁俱抖，浮云不流。老壮士紧抱宝刀，若父子相拥，一丝游魂徐徐移于寒锋。英躯临风屹立，久而不仆。

于七虽亡，他的反抗思想和盖世之武技，却仍在后世代代秘密相传。在齐鲁之邦，穷山僻壤之间，几乎村村有拳房，人人尚武功，因而有谚称：

燕赵有慷慨悲歌之士，

齐鲁多豪侠忠义之民！

五十多年前，日寇侵华，民族危亡，在这群山之野，沧海之滨，众多豪侠之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先辈遗志，砺扬祖先异功，纷纷举义。其中有几个少年人，个个身怀祖传绝技，探虎穴，冲战阵，神出鬼没，来去无踪，闹得

敌人日夜不宁，闻风丧胆。本书所述内容，就是他们当年的传奇故事。书名仍取当年人们传颂他们的名称：《神拳特工队传奇》，下面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他们首战的事迹，名为：《情报追逐战》。

1 国际情报情不明

军区接到延安发来的一份密电，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门应日本共产党领袖岡野进的要求而发的，要求地区敌工部门，在最短时间内，派人到日本华北派遣军北方海军基地，找一个姓小林的人，取回一件极为绝密的重要情报，该情报是日本共产党地下组织转来的，内容是华北派遣军地下反战组织情况。

电报注明小林是上个月从国内派往基地的，和联络暗号。除此之外，一切情况都不清楚。

敌工部长王友，接到电报后就忙得寝食不安。他把从敌工部门搜集来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反复地研究和排查，没能找到一个妥实的人去完成这一重任。基地所在地的海宁市，是有中共党的地下组织的，但力量非常薄弱，目前只在伪军和伪政权中有少量活动，对日军的工作还一点头绪没有。要市的地下组织去完成这一工作，显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他考虑再三，又同领导商讨过几次，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只有自己亲自打入敌穴了。

王友是位老敌工工作者，曾在日本留过学，“九·一八”

事变后，又在伪满洲国的军队中做过兵运工作，后因出了点麻烦才撤离回老家山东来。他会一口流利的日语，矮墩墩的个子，轮廓明显的面部，加上一对目光逼人的眼睛，乍一看，颇有些武士道子孙的气派。

海宁市是一座新兴的滨海城市，没有北方古城常有的城垣，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绿荫碧海，黄沙赤岩，色彩斑斓成趣；长空如洗，爽风似丝，风光旖旎宜人。可惜自从日本侵略军侵占市区以后，市面一片萧条：工厂作坊大部停工歇业；商店货源不足，捐税又重，半数已经关门，即便开张，也是半歇业状态，天没落黑就都打烊了。唯一兴隆的行业就是鸦片烟馆和妓院，那使人恶心的鸦片烟气，飘散在每一条大街小巷。那妓院区的十五门楼，更是红灯彻夜高悬，呼么喝六昼夜不断，日伪人员不断在此进出。以后因性病蔓延，影响了日军的战斗力，加上经常因争风吃醋而引起殴斗，日本兵打死中国兵当然无问题，有时是日兵自相打斗，常常影响了兵种和各部队之间的关系。日本军部得到天皇的“御准”，不久前特地在市区最繁华地段，开了家皇家饭店，也就是所谓“御料理”，从国内运来了一些女招待兼军妓的青年女子。这军妓院就成了海宁市最繁荣的所在。真可以称得上：天天歌舞不断，日日酒桌不空。那些日本军人，有的是因升官发财了来这里大吃大喝；有的是因前途无望、精神苦闷来此借着酒精和女人的肉体麻醉自己的灵魂。

今天刚刚落过一场小雪，海风刮来，滴水成冰，街上已断人踪，军营内更是灯暗人寂，除了当值的，几个日本军官

都钻到“御料理”来了。楼下的餐室里，桌桌都坐满了人，几个穿着艳丽和服的侍女，穿来穿去，给各桌侑酒，时不时发出淫荡的娇笑声。两个坐在东首台上的歌舞伎，有气无力地唱着有些悲凉的歌曲，除了少数几个人色迷迷地盯着她们看，似乎没有引起在座的任何人的注意。几杯酒下肚，有几个人已经有些醉态了，哼起了思乡的民歌，这歌声似乎带有传染性，使不少的人都用沙哑的嗓子跟着唱起来，顿时一阵乡愁掠过全室，人人为之黯然，甚至有的人的脸上已爬满了泪水。这时，坐在室内正中的一个人，穿着一身毕挺的黑色西服，龇着一口光闪闪的金牙，翘着唇上的一撮黑黑的仁丹胡，用标准的京都日语在和自称是基地警备队队长山本的中尉碰杯，他特别亲热地说道：

“山本队长，听口音，咱们一定是京都同乡，敝人离乡已近十年，无时不在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今日幸遇山本君，实在使我激动……”

说着说着他眼中竟噙满了泪水，声音也哽塞了。这使二十岁左右的山本大受感动，也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连连说：

“刚才一听先生讲话，我就听出是京都口音！远离故土，能在此同先生相会，如同见到了我的父兄，望先生有暇务必光临敝处！”

第二天中午藤田玉太郎在下榻的“御料理”楼上的房间里，专门请山本中尉来小酌一次，并请了两个自称是京都籍的军妓侑酒。晚上山本定要回请藤田，藤田知道这些下级军

官收入菲薄，山本的父亲早亡，家中只有老母带着两个姐妹生活，不可能给他多少接济，为了不得山本的面子，只好推说晚上另有约会，待以后再相扰了，不过他倒极想到山本君寓处看看，以便不久返京都时，好把情况向山本令堂禀告。

下午下值以后，山本果然带着他的勤务兵，把藤田带到了基地司令部围墙里的山本的宿舍，宿舍是在一排士兵宿舍的最尽头。这住室临时用日式的纸屏风隔成了两间，里间是山本的卧室，外间摆了一张方桌和几把木椅，是作为办公和会客用的，在靠里的角落里还摆了一张帆布行军床，是勤务兵睡的。桌上已摆了几盘点心，和茶壶茶杯，在地中间的烤火炉上正坐着一铜壶水，壶嘴吱吱响着向外喷着蒸气。

藤田进屋，用目一扫，忙赞赏道：

“山本君这居室可真幽雅啊！”

藤田落座后，接过山本亲自奉上的茶，边慢条斯理地啜着，边用目光向四处无意地溜着，当他的眼光落到贴在墙上的那张轮值表时，眼光停住了：

“山本君，不知麾下还有没有京都籍人？”

“哦，除了两个小队长和几个军曹，那些新兵大都是从京都征调来的，他们能见到先生一定会很高兴！”

两人边回忆着家乡的景物、名人，边吃着点心，而藤田的双目却时不时地落到墙上的那张名单上，当他看清那名单上竟有两个人都姓小林时，双眉不由地微皱了一下。

冬天的太阳很快就西沉了，屋内出现了浅淡的暗影，藤田叨着扰起身告辞，山本站起身向外送客。当他们走到基地

司令部的大门口时，迎面有三个军官走了过来。藤田一见走在最后面的那个高个子军官，不由一愣，脚下迟疑了一下，但马上扯扯头上的礼帽，又大步向前走去。那高个子军官虎背熊腰，长得很像个柔道运动员，那黑黝黝的脸膛上，长着一张大嘴，齙着一口大板牙，乍一见，会以为这是一只猩猩。他也以那双不相称的小眼睛，扫了山本和藤田一眼，惊讶地把眼光在藤田脸上停了一会儿，正在这时山本赶紧跨前一步，嚓地一个立正，行了个军礼。

猩猩目送着走去的藤田，向山本探问道：

“这人是谁？”

“报告司令：他是敝职的同乡藤田先生，是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代表！”

这猩猩就是基地司令间野大佐，听了山本的回答，小眼睛眨了眨，一挥手，要山本跟他进去，到了办公室，追根究底地盘问了一番，最后命令道：

“我在满洲国军当顾问时，认识一个人，那人和今天见的这人很相似，那却是个中国人，姓王，叫长海，会武功，我曾和他会过拳。那人后来被人告发，说是山里游击队的间谍，正要逮捕他时，他却失踪了，几年来一直没查到下落。今天晚上你去约你这同乡来见我，我要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人，中国人大大的坏，你太年轻，要多多警惕！”

山本一离开办公室，间野马上又打电话给海宁市保安司令部的伪军司令梁俊杰，命令他马上派兵把“御料理”和全市各大旅馆包围好，所有人员只准进，不准出，尤其要注意一

个叫藤田的日本人，对他的行动要跟踪，但暂时不得逮捕。

冒名藤田玉太郎的王友，在走出基地司令部的大门时，遇到了间野，不由大吃一惊。虽然地下情报站曾告诉他说基地司令两三天以前已换了人，叫什么名字还没调查清楚，没想到这新来的司令官竟是间野。他知道只要被间野这个老牌特务一嗅出来，他是决不会善罢干休的。他心里嘀咕着，仍然照常缓步走向下榻的“御料理”。在饭店右侧，有个摆摊卖香烟和花生的老头，这人是他目前的警卫和联络员，他慢慢走过去买了包香烟，悄声把情况告诉了老头。他刚一离开，老头就收摊子向街西走去。

刚刚摸到了一点线索，情报还没拿到手，是决不能离开的，可要留下来已很难继续潜伏下去，王友直到进了饭店的大门，还是没有想出个万全之计。

王友回到住处，先要稳住那个专门服侍他的姑娘，这姑娘是他专门挑选的一个比较老实的，兄父都先后在战争中死亡，看来她对战争也是厌恶的。

“今晚我要去同几个商人谈生意，回来要晚一些，晚饭不要拿来了，我要在外面吃！”

说完了，王友又给了她一点钱，她感激地向他望了一眼，叹道：“先生真是世上难见的好人！”随后，王友草草收拾了一下，返身来到了楼下，向呆在门外的一辆黄包车招招手。黄包车靠到门口，他坐上去以后，也不说到哪里去，只

向远处的马路一挥手，用日本腔的中国话喊了声：“快快开路的！”

车子刚跑上石子马路，只见迎面一队穿着黑制服的伪保安队飞跑过来，他把礼帽向脸上一拉，向车夫催了声：“快快的！”

那队兵越过车子刚向前跑了几步，却又停住了，那带队的伪军小队长一挥手，士兵刷地散开包围上来，小队长喊住了黄包车，奔上来问道：

“先生是干什么的？”

“八格牙鲁！为什么拦我的车？”王友骂着，照那小队长探上前来的瘦脸狠狠打了两巴掌，又向车夫命令道：“开路的！”

伪小队长被打得打了个趔趄，站稳了脚，用手摸着被打得血红的脸，刚想带队离开，忽又醒悟地问道：

“你是藤田先生吧？我们司令请你去！”

王友连头没回，依旧催车夫向前奔。伪小队长见他不否认，于是端起枪又追上来，因为上司只命令他“礼请”，他不敢太放肆，只得跑上去挡在车前，只见车上的这个日本人，气得涨红了脸又骂又叫，喷出来的滴里嘟啦的日本话，他一句也听不懂，他一时难住了：要是这人不是要监视的藤田怎么办？这些日本老爷反脸无情，追究下来我这条小命还要不要？就是这人真是藤田，又不让开枪，要以礼缠住他，他既然是不良分子，为什么要“礼”呢？这些日本鬼子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不管怎么斗，还是自己人，还不是要拿我这